

奘研究几十年的情缘。

1994年4月，第一届国际玄奘论坛在河南偃师与西安两地举行。会议前一个月，李利安刚从陕西省宗教局调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刚好参与本次会议西安段的筹办工作。

那是一届颇为成功的学术盛会。李利安也提交了他人生中第一篇有关玄奘研究的学术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浅析》，后收入黄心川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二十年后的2015年，西北大学成立了玄奘研究院，李利安出任院长。溯源起来，与黄先生九十年代推动起来的玄奘研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1999年3月，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论坛开到了陕西铜川，有137名嘉宾出席这次研讨会。大会的成功举办，大大促进了铜川市政府开发玉华宫遗址的决心，也加快了玉华博物馆的建设。

这年夏天，王民从耀州窑被调到玉华宫，参与玉华博物馆筹建工作。

铜川市政府意识到，玄奘是世界文化名人，鲁迅称他为民族的脊梁。那种精神是国家和民族都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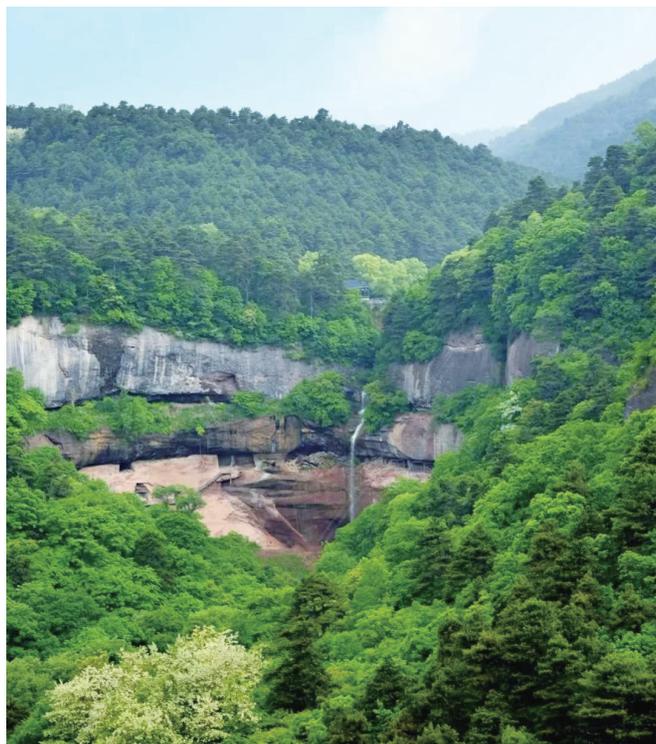
民间对玄奘的认知都是从《西游记》开始的，事实上，“玄奘是个人，不是神。”对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王亚荣来说，关于玄奘的学术研究也是一次伟大的还原。两届玄奘国际学术论坛，他都担任会务组组长。

王亚荣对玄奘充满崇敬之情，他说，“玄奘的贡献，以及他的遗产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党派，现在谁能达到这样的影响力？”他由此认为，玉华宫的玄奘文化资源在陕西佛教文化资源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玄奘的圆寂地，是皇家寺院，也是玄奘翻译代表作的地方。礼佛的石窟是真实的，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在他看来，对玄奘文化的挖掘和还原，既需要脱胎换骨的勇气，也会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些诉求，既是玉华博物馆建设的背景，也是博物馆主题的公众教育功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玄奘和一个真实的玄奘时代。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的铜川，当地本土学者也一直在挖掘玄奘和玉华宫的历史资源，在被遗忘的时空，还原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玄奘。

扶风人郭平安，在铜川政协副主席的任上，参加了一次十万人游铜川的大会，被唐僧在脚下这片土地留下的丰功伟绩所震撼。他决定，“还玄奘法师真实的形象，为玄奘法师正名，把他的丰功伟绩和伟大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他用了十六年时间，为玄奘从西天取经之后，回国译经的传奇续上了传。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唐僧译经记》完成时，他感觉到和玄奘大师穿越千年的一次心灵对话圆满完成了。“迷雾顿消，心中一片朗朗晴空。”黄心川为



玉华宫遗址驻崖石窟

这本书作序时，称其堪比《西游记》的姊妹篇。

铜川市政府研究室原副调研员王赵民参与主编了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玄奘研究》，后来相继完成了《玄奘与玉华山》《解读玄奘》《玄奘大师与丝绸之路》等著作。

多年之后，玉华博物馆的影响力和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以生命融入玄奘大师的生命而竭力所还原的故事，聚集在一起，像水滴聚合成川。从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玄奘主题博物馆，便有了玄奘文化集大成者的气象，从而成为学术界、佛教信众以及普通公众了解真实玄奘的一个精神场所。

两件国之重宝的出土，奠定博物馆分量

玉华宫遗址封存了一个完整揭示玄奘精神的宝库。

一千多年后，遗址考古以及在其上建立玉华博物馆，王民都有参与。

1998年，是王民从西北大学文博专业毕业后在耀州窑工作的第八年，铜川文物局要筹建玉华博物馆，把他调上来，此后再未离开。

“实际上，玉华博物馆还有另外两块牌子，一块是玄奘纪念馆，还有一块就是玉华文管所。”这种机制，也让玉华博物馆、玄奘纪念馆以及玉华宫遗址在王民心里成为一体的存在。

那一年，玉华宫景区刚开发建设，正在搞基建。博物馆筹建的办公条件也非常差，他们就住在当地居民的平房